

悲願深宏

——丹津跋摩法師台灣弘法隨行側記

### ◆ 法 焱

六月，天氣已開始變熱，曾在喜瑪拉雅山上修行十二年的丹津跋摩法師，參訪台灣寺廟，看了看佇立在大殿佛陀旁邊的阿難，氣定神閒地低語著：阿難是一定要有的。

阿難是何許人也？為何受到法師如此大的景仰？阿難尊者是佛陀十大弟子之一，梵語 Ananda，又稱阿難陀，二十五歲時被推選為佛陀的侍者，一直服侍佛陀，直到佛陀涅槃。

據說阿難擁有超強記憶，很多佛經開頭的如是「我」聞，這個「我」，正是阿難。所謂「面如淨滿月，眼若青蓮花，佛法大海水，流入阿難心」；如果不是阿難把佛陀的教法一字不漏地背誦出來，今天的佛弟子可能沒有佛經可閱讀。

阿難還有一項了不起的功德，是他向佛陀爭取同意女性出家。巧合的是，丹津跋摩既是尼師，又對提升尼師在佛教界的地位，不遺餘力，經常在國際場合發聲！過去幾年，丹津跋摩法師一直在北印度籌建「道久伽薩林尼院」，以便教導喜馬拉雅地區的年輕尼眾佛學義理、禪修和儀軌。此行來到台灣，除了開示、弘法、與大眾結緣外，最重要的是參訪台灣尼師養成制度及吸取佛教殿堂的建築經驗。法師對台灣寺廟的建築及其與佛教教義的結合，非常關注，也非常感興趣。像是看到香光寺的大佛，私下她很關心地問：「這是什麼材質做的？」而聽過妙崇寺文殊菩薩示現的過程後，她則滿心讚嘆！並希望此行參訪，能為興建中的道久伽薩林尼院，帶回一些參考經驗。

丹津跋摩法師此次訪台，家姐擔任開車義工，負責接送法師到正覺寺指導禪修營，家姐怕自己英文不行，無法與法師溝通，臨時抓我一起去接法師。與法師一起來台的另一位尼師（據說是法師的侍者），當時剛好有事，不能隨法師同往正覺寺，由於這個「同車」的因緣，法師三天的禪修營，我雖然原先被分派的工作是紀錄開示內容，在義工人手不足下，就順便幫忙做些簡單的翻譯溝通，像是幾點該上課、何時該用膳等，有些不知情的師兄師姐，誤認我是法師的侍者。

說來實在慚愧，我這臨時充當的「冒牌」侍者，做得實在太「哩哩落落」，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如此親近一位法師，加上對佛教的儀軌所知有限，根本不知如何做才稱職。總是在法師用餐快完畢，才突然想起「不知法師要不要喝湯？」類似的疏漏多到數不清。所幸法師慈悲，總是細心且耐心聽我的破英文，我也詞不達意的將就湊合翻譯。不過也因為這因緣，給了我從近距離看到法師許多面向的機會。親自感謝煮飯義工

在正覺寺用膳，有個小插曲。由於中華慧炬佛學會祕書長周照煖居士有次說，在廚房為大家準備三餐的義工很發心，也很客氣，不願意到五觀堂讓大家感謝，希望大家心裡還是要感恩他們成就大家。

禪修最後一天午膳時，我把此事大意說給法師聽。當我說到義工不願意來讓大家感謝時，嚇了我一跳的是，她立即放下吃了一半的飯，一邊起身離開座位，一邊說：「我們現在就到廚房去謝謝他們！」這就是為何那天中午，法師會突然匆匆離席出去的原因。

來到廚房，義工們看到法師，也都既驚又喜。法師對他們說：「我來這裡弘法，學員如果一、兩堂課沒聽到，可能不會覺得怎樣；但如果沒有諸位，大家只要一餐沒飯吃，可能就會感到不舒服，所以你們對於禪修圓滿實在太重要了！」義工則謙說：「我們所做只是為法！」

說法，忘塵勞

法師此次來台弘法前，已經先到新加坡光明山普覺寺禪修指導。因此，她偶爾會露出疲倦的神色，不過，似乎只要一說法，她就忘卻了塵勞。

從正覺寺回台北，同車的 Polly 是研究宗教的專家，她向法師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宗教問題，師父有問必答，兩人從佛教、基督教對事情的看法，有精彩交談。有機會應請 Polly 寫其概略讓大家共享。

在逢甲大學開示、及幫聽眾在書上簽名完成，那晚步出校園的路上，法師隨口問我飯店遠不遠？其實我對台中並不熟，但我依稀記得飯店位在「大學路」，既是大學路，應離逢甲不遠。

誰知下榻的飯店是在「學士路」，要約廿分鐘車程，下車後，看來似乎有些疲倦的法師還跟我開玩笑說：「你不是說很近嗎？」

彌勒菩薩前的凝思

參訪香光寺時，寺前有座彌勒菩薩聖像，參訪學員注意到的都一一參拜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法師竟然將頭靠在菩薩像前，佇立良久。那一刻，時空於她，似乎是靜止的，我彷彿看到菩薩正在加持一位有著大願的修行者，這像是摩頂授記的畫面，真令人動容啊！

雖然很想問她：「您跟菩薩說些什麼，怎麼說了這麼久？」但終究是沒問。我想這是法師和菩薩之間的祕密吧！

第一次知道丹津跋摩法師，是因看《雪洞出紅蓮》，以及幾年前她到慧炬開示，遠遠地聽她以精闢的比喻，生動地說法，當時對她在喜馬拉雅山雪洞閉關修行十二年的精進，充滿「仰之彌高」的好奇與敬佩。這一次，有機會近距離親近法師，則多了「即之也溫」的感受。因緣殊勝，誰也不知道，下次若再有緣親炙，又會有怎樣的變化！v